

民俗采风

## 秋社

刘甲凡

秋社是我国的传统节日，它是古人祭祀社神（土地神）、庆贺丰收的节日，“中国农民丰收节”与其可谓一脉相承。

秋社也叫社日，源于上古时期人们的土地崇拜。古人秋天祭祀社神，以感谢土地给人间带来丰硕的果实，让人们得以繁衍生息。秦代以前只有春社而无秋社，汉代以后开始出现春秋二社。每逢秋社，劳动人民通过祭祀社神的方式，来表达他们对风调雨顺、获得丰收的欣喜之情。当秋社到来之时，民众集会竞技，进行各式各样的节目表演，并集体欢饮、通宵达旦，非常热闹。就像唐代诗人李若水在《村家引》里写的那样：“邻老相邀趁秋社，神巫箫鼓欢连夜。”后来，这种形式逐渐演变成近代庙会之类的民俗活动了。

春社和秋社的设置，与二十四节气密切相关，充分地体现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。春社的时间在立春后的第五个戊（天干的第五位）日，与此相对应，秋社的时间就在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。我们都知道，从立秋开始，经处暑、白露到秋分，这几个节气之间的时间是45天，而5个戊日是50天，这样粗略算下来，秋社大约就在秋分后那几天的时间。如2025年的秋社日就是公历9月26日，农历八月初五，秋分后第三天。也就是说，秋社始终与“中国农民丰收节”紧密相连。

在我们家乡，庄户人家对秋社并不陌生，民间很早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脍炙人口的谚语：“人过三十，草过秋社。”前一句是说人过了30岁就过了巅峰期（古代人的寿命很短），开始走下坡路了；后一句是说草木过了秋社，山野间的茅草籽粒也都成熟了，并开始由绿变黄。一夜淅沥的秋雨，一场萧瑟的秋风，往往三五天的工夫，漫山遍野就披上了金黄色的秋装。

# 我亲历的日寇暴行

林洪浦

一

我叫林洪浦，今年94岁。回顾所经历的抗日战争，曾经目睹的那些日寇暴行，我有些话要告诉后人。

我从小住在招北县（今招远的一部分）川里林家村，处在招远、黄县、栖霞的交界处，是地方武装、人民政府常驻之所，也是日伪军觊觎之地。

1941年春的一天，刚吃早饭，就听到日本飞机的轰鸣声，一枚炸弹在南屋林玉山西厢房炸响，把住在东间80多岁的老奶奶震到炕下，胯骨摔碎。老人痛苦地喊着：“痛死我了！这么大的雷呀，我这么大年纪还不记得不下雨打过这么响的雷！”我与其东邻林玉争爷爷一起，费很大劲才把她弄到炕上，可老奶奶不到10天就去世了。

过了不到三天，日本人又扔炸弹，把林世东家的锅碗瓢盆、桌子板凳、锄镰铁镐、粮盐衣物、院墙门楼夷为平地、一片焦土，一家五口失去一切生活用品，无法生活。两口子有三个儿子，最大的6岁。一家人只好闯关东，从此失去了音信。

这一年秋又一次扫荡，日本人把我村会首（村长）林殿仁抓去，要他交出粮食。殿仁说：“良民都没吃的，上哪儿找粮食？”实际上，殿仁知道粮食藏在哪里。日本人把他吊在家庙里毒打，“限三天送200斤白面到北马炮楼里领人”。后来，殿仁被枪杀在刘家西河里。他儿子在哈尔滨当瓦工，邻居的大媳妇让我去龙口，找我三叔给殿仁儿子发电报：“父急病去世，速归。”第二年，其二女儿让日本鬼子侮辱，在东厢房踩着磨盘吊死了。我又去找三叔发电报，这次回来，他儿子领着老婆孩子去了东北，再没回来。

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。林海田一家开山后上山拾草，晒干后挑着去黄县卖，回来在扁担头上换几斤粮食糊口。这天没回来，邻居亲友顺着林海田经常卖草的地方来回地找，天亮了，才发现他被日本鬼子枪杀在唐家北山上，头打穿了，血流满地，怀里还抱着扁担。

一天，我赶着牲口到黄县的三叔家送三婶，到了东门有日伪军把门，说是要检查，其实就是要钱。我老娘给了几元当时日本人发行的敌占区钞票，日伪军嫌少，让我把被套拿下来检查。我不愿意拿，说里面没有八路。一个鬼子从岗楼出来，照我左腿肚子踢了一脚，又照着被套刺了两刀，我老娘赶紧又给了些钱，他们才放我走。我非常气愤，想长大了一定要跟他们斗到底。

黄县离我家四十五里地，被日本鬼子一折腾，我走到离村五里路的黄县界沟刘家时，天已黑下来。忽见一人一手拿棍子，一手提篮子。走到跟前才看清，是我村被日本鬼子杀害的林海田的老婆，我称她大娘。大娘小腿，走起来左右摇摆，我赶紧从牲口上跳下来，让她骑上。她难为情地哭着

说：“大侄子，你可千万别对人说，我到黄县要饭了，让人笑话！你大爷让可恨的日本鬼子打死了，没有当家的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我不要饭，谁给吃的，没办法呀。”

二

最残酷的一次扫荡是1942年11月22日，奶奶喊着我的乳名：“快起来，鬼子来了。”那天大雪纷飞，西北风劲吹，天气特冷，枪声四面八方都响。我抓上棉袄，提着裤子急忙往外跑，爷爷大声张罗：“牵上骡子！”我西头邻居林玉亮、林青和也各牵着骡子。我与玉亮由北埠小道向七夼我姑姑村跑，林青和向西北跑。最后，林青和自己回来了，骡子让日本鬼子抢去了。枪声渐渐地向东南方向响去，我与玉亮才敢牵着牲口往回走。走到村北头，见东庙里的学校火光冲天，我急忙跑到学校，只见南北屋四大间、西厢房两间、东墙里两大间烧得一片狼藉。东墙里东廊坊两大间原来是放置锣鼓、高跷、服装之地，那是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五，周围各村耍秧歌的用具，这里也是大姑娘小媳妇在院子里踢毽子、荡秋千各显其能地比赛游戏的场所。从此，那些场景再也看不到了。

我当时读四年级，学校被烧，没有地方上学了，只好在各族家庙里上，座椅板凳是白杨树板子，两头用砖头、石块支起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“马石山惨案”。日本鬼子组织了2万多名日伪军，由冈村宁次亲自坐镇青岛指挥，妄图把我胶东军队党政机关一网打尽，全部消灭。那天，我村最惨的是欢明一家，他在村北被日本鬼子捉住，让其挑着吃的向南走，走到莫里村南走不动了，被枪杀。在我们家乡有个风俗，人死后，后人要拉着杆杖去东庙外土地庙送魂。欢明无后人，只好由新媳妇拉着杆杖、戴着白布条去送魂。街坊邻居老少爷们见此无不掉泪，咬牙切齿地痛恨日本鬼子的残暴。媳妇不久改嫁，祖母得了抑郁症，不知东南西北，耳朵也聋了，不知何时死在家中，这一家人被日本鬼子害得家破人亡。

1945年8月24日烟台解放，日本鬼子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窜，日暮途穷。胶东五旅13团决定把地处胶东要道、经常外出扫荡的日本鬼子据点拔掉。事先由区干部部署，我村和宅科村各准备4抬担架，需要10个人，结果20多人争相报名。一夜之间，炮楼全部被炸掉，小鬼子被消灭，周围群众欢呼雀跃！

历史不能遗忘，当年日寇侵华暴行，是我一生抹不去的痛苦记忆！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我要告诉后人，要铭记历史，缅怀先烈，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！

烟台故事

## 龙泉寺传说

于建章 费振波

在牟平区王格庄镇下费格庄村东南，曾经有一座建于明代的龙泉寺，两边厢房各六间，大殿三间，殿内供奉着龙王爷神像，一年四季香火不断。1946年，龙泉寺被改为学校，1966年被拆毁并建起新的学校。关于龙泉寺的来历，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，至今在村里及周边流传。

传说几百年前，下费格庄西山有一座庙，里面供奉着佛爷像，佛爷的心脏是用一颗银锞子做的。有一年，一个外地人不知道从哪里得到银锞子的消息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悄悄地来到庙中，扒开佛像的心脏，偷走了银锞子。巧合的是，就在这天晚上，下费格庄村的会首（相当于村长）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梦到佛爷一副惨相，哭丧着脸告诉会首：“我的心脏被人扒走了，不想再在此居住，想换一个地方。”

第二天，会首带领着几户村民来到西山的寺庙一看，大惊失色：果然佛像的身上被人弄了一个大窟窿，里面的银锞子无影无踪！看到现场的惨状，会首立即回村组织几十名村民，来到西山的庙里搬迁受伤的佛像，准备把佛像搬迁到下费格庄的东塔，在东塔重新修建一座寺庙，供奉佛像。当大家把佛像抬到下费格庄村东南时，不可思议的现象发生了：三根抬佛像的很结实的杠子都齐刷刷地从中折断，众人无法前行。会首和村民们在惊讶之余，都一致认为这是佛爷看中了这块地方，就在此修建庙宇吧。于是，村里人就在此大兴土木，修建了新庙宇，名唤“龙泉寺”。

1946年春，为了让解放区的孩子们有学可上，人民政府把古寺改造为学校，吸收附近的穷人孩子来上学。“梵音转书声，寺改学堂承文脉”，这是1946年陈毅同志对龙泉寺的高度评价（《牟平下费格庄村志》）。1966年，村里规划改造，将学校拆除，另在他处新建了宽敞的学校。龙泉寺院子里有大型龙雕塑，一块三尺多长一尺多宽的龙眼石被村民们保留下来，一直放在龙泉寺的遗址上，至今让人频发思古之幽情。如今，在龙泉寺的旁边有一座大型的“龙头水库”，是1979年修建，因旁边曾有龙泉寺大型龙雕塑而得名。

